

只为了爱一个人，她半生劫难，颠沛流离
从官家女到青楼名妓再到倾城皇妃
为他痴，为他伤，为他付出一切
直到一无所有
最后只剩下一个念头：她一定要活下去……

田小璃 著

青楼皇妃

备受争议却拥有超高人气
《微魔幻》最具话题性的古风宅斗文
红袖悲情女王

田小璃
巅峰代表作

最捉摸不定的反转剧情
最出人意料的白莲花逆袭
看一代名妓一朝为妃
翻手为云覆手为雨，相爱相杀！



玉月楼妃

田小璃 著



CBS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楼皇妃 / 田小璃著. -- 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3.6

ISBN 978-7-5438-9338-2

I. ①青… II. ①田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97656号

青楼皇妃

编 著 者 田小璃

责任编辑 夏新军

特约编辑 颜小玩

总 策 划 周 政

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

封面设计 棉花糖

版式设计 李映龙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[<http://www.hnppp.com>]
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邮 编 410005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
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960×660 1/16

印 张 18

字 数 295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9338-2

定 价 21.80元

营销电话: 0731-82226732 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)

目录



CONTENTS

001 ◆ 第一章 往事旧欢何限意

她手攀住崖边，头晕眼花。模糊之间又分明看清了那个站在大石之上的少年，仰着精致的脸，冲着她，微微地挑了挑眉角。

似乎还能听见从鼻间哼出的不屑，像夹杂着冰雪的寒风，从头冷到脚。

012 ◆ 第二章 阆苑瑶台风露秋

他身上有微薄的酒气，带着寒夜的沁凉，若有似无地落在她脸上。

这才注意到他两颊微有红晕，一双黑葡萄似的眼睛愈发亮得出奇。她怔怔，竟将手伸了出去。

025 ◆ 第三章 向谁分付紫檀心

他总是一副不咸不淡的样子，那脚步声轻微，落进她耳里，竟觉耳膜都要被震破了。心脏剧烈跳动，咚……咚……一下下，清晰明了。

说不定，他都听到了。

038 ◆ 第四章 可惜异香珠箔外

她思绪有些飘散，自己都不知道想了些什么。脑袋因为缺氧开始变得迷糊，眼前一大片一大片的白雾，渐渐模糊了他的脸。那些白雾又像一粒粒雪，飘在她眼前。

仿佛初见那一日呢。

048 ◆ 第五章 长安紫陌春归早

又羞又恼，她整个人快燃烧起来，偏生他不为所动。宽厚的手钳住她的脸，又亲过来。

她抵抗不住，被他压制，背抵上冰冷的墙壁。

064 ◆ 第六章 未知何处有知音

以往听大师讲课，说到周幽王商纣昏庸，为了博得区区小女子的笑靥，便负了家国天下。

他当时嗤之以鼻，但直到此刻，才恍惚有些明白了。

079 ◆ 第七章 惊鸿去后生离恨

她一直以为他和他心爱的女子，应当是这世上最般配的一对。他对那女子情深，所以伤她、怪她。可是没想到，那女子所爱非他。

她自己仿佛成了一个笑话，原来一直藏在心中，珍重如明月的男子，为了一个不喜欢他的女人，这样伤她。

094 ◆ 第八章 未知心在阿谁边

反正李宗说得对，来日方长，他怕什么。

现在她说阿社要走我不留，但总有一日，她会说他愿我如星君如月，夜夜流光相皎洁。

111 ◆ 第九章 与谁同醉采香归

她沾染世俗红尘，她脏污不堪……可依然有个少年即对她陌上一笑，视若珍宝。

不管她在别人眼里如何低下、如何不值，这世上，总有一个人是为她而来。

127 ◆ 第十章 相思本是无凭语

“忍一忍……”他低低地说，却没敢让她发现，自己的手都是抖着的。

这是他心头明月，皎洁明媚胜过塞外风雪……他连一根手指头都不舍得叫她伤……

142 ◆ 第十一章 来迟不是春无信

琉璃般的眸子蕴着水光，并不热切，而是浅浅淡淡，说不出远近地将他看着。鼻翼翕动，嘴唇失了血色，即便如此，还是对他笑了笑，扯得他心一阵绞痛。

“你不要我了吗？”她问。

158 ◆ 第十二章 试写离声入旧弦

小楼偏头一笑：“那你怎么知道，我对你，不是为着什么？”

他风眼一眯，压低声音笑道：“你？不过是为着我的美色罢了。”

173 ◆ 第十三章 暗随苹末晓风来

他毫不犹豫地将她迎进自己生命，不管是步步设局，还是莽打莽撞。只要她来，他总归是等着。

192 ◆ 第十四章 去时庭树欲栖鸦

他是这么些年，离她最近的人。甚至近到只有两副皮肉相隔，甚至近到，她肚子里怀着他的血脉。

她没有力气再去想以后，他连家国天下都抛开，她还有什么借口。

人非木石，怎可能无情。

207 ◆ 第十五章 月华风意似当时

轮廓分明的一张脸，凤目黑沉，无上尊贵的地位，带出不自觉的傲气。可那眸中一点星光璀璨，好似绕指柔情。

他走得很慢，可一步一步，坚定非常。来到小楼面前，蹲下身，伸出手。

222 ◆ 第十六章 问谁同是忆花人

娇艳紫眸温软，泛着白的唇轻轻开阖：“你哭了？”

“没有，”他挑眉，“我怎么可能哭，你看岔了。”

237 ◆ 第十七章 知在谁家锦字中

他生气的时候脸板得能吓死人，她一说甜言蜜语就软成一滩水。面对狼子野心的窃国者都能面不改色，偏生现在听见这样的话，第一个反应居然不是质问，而是逃跑。

她的阿杜，到底是勇敢还是怯懦。

252 ◆ 第十八章 似此相看有几人

不管他是不是真的用刀子剖开胸口，取出鲜活的心脏，瞧清那里面住的人是谁。不管他把这话说得多么诚挚动人，闻者伤心，见者流泪。

她都不会相信他。

264 ◆ 第十九章 难买丹诚一寸真

她这半辈子，温婉无害，从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。

只对两个人出过手。

273 ◆ 第二十章 如今若负当时节（南宫琉璃番外）

他一直以为她贪慕虚华，觊觎后位。可是他不知道，她是真的爱他。

277 ◆ 第二十一章 一生一代一双人

宣帝六年七月，昊泽太子司马容生辰，海外异族岐真前来朝贺。

贡上八宝珊瑚八座，东珠十颗，美女百名。



第一章

往事旧欢何限意

她手攀住崖边，头晕眼花。模糊之间又分明看清了那个站在大石之上的少年，仰着精致的脸，冲着她，微微地挑了挑眉角。似乎还能听见从鼻间哼出的不屑，像夹杂着冰雪的寒风，从头冷到脚。

“小楼……”

一阵窸窣，薄薄的衣物盖在她身上。温暖的手探了探她的额头：“小楼，你醒醒。”少年的声音粗噤，夜里听来叫人莫名战栗。

夜风寒凉，月色如华。

她闭着眼，面色青白。单薄的身子微微发抖。

“娘……”她忽然出声，梦呓一般，带了哭腔，“不、不要丢下……”

“小楼！”他心疼地搂紧她，亲吻她的额头，“都过去了，是梦而已。”

干燥的嘴唇让她不适，嚅嚅两声，却也渐渐安静下来。

他一刻不敢移开眼，生怕失去她。

直到天色发白，街上的人慢慢多了起来。

“咕……”肚子发出声响，他摸了摸，看看怀里的人。

“小楼，我去找吃的，你乖乖在这等我。”说完移开身子，将她放在墙角，仔细用破草席掩住，然后快速走入人群。



包子铺已经开了门，肉包的香气、米粥的甜美……他吞吞唾沫，不死心地将身上下翻找一遍，仍是一无所获。

老板把刚蒸好的馒头抬出来，瞧见他站在门口，立时皱了眉，厌恶地“呸”两声：“看什么看！滚开！小叫花子！”

他眉头一皱，往前跨了一步。

可眼角瞥到对面本来要来买包子的人，看到他后捂着鼻子走开，他低下头，几步走进小巷子里。

双拳紧握，牙关咬紧。

他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……

越想越恨，咬破了唇，咸涩的味道立时充满口腔。他呸地一声，把血吐出来。

落在青石板上，雪月红梅的一点艳色，刺痛他的眼。

小楼……

他可以不吃，小楼不能。

他带着她逃出来的那天，他们一起滚落山坡，小楼受了伤，当天夜里就高烧不退。他背着她一直走了好几天，才寻到这么个小镇子。身无分文，没有办法带她看大夫，可是如果小楼的病再不好……

他狠狠地摇摇头，不让自己再去乱想。

眼下最重要的是温饱。

他正发着呆，忽然看见一个华衣男子从面前走过。挺着大肚子，手上提着个鸟笼，荷包挂在腰上，白底金线，十分显眼。

他眸色一暗，跟了上去。

头疼得像是炸开，喉咙里火烧火燎。她闭着眼，舔了舔嘴唇，迷迷糊糊叫“大哥……”

回应她的只有风声。

心像是被悬在半空，无所依托。她费劲撑开眼皮，眼前是从草席缝隙里漏下的光，刺得她眼睛疼。眨了几下，缓缓把草席拉下来。

人来人往，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角落。

她撑起身子，让自己靠着墙壁坐起。浑身酸疼，却抵不过心底的恐惧。她蜷缩着，双手死死环住膝盖，一双眼睛不住地看着前方。

忽然，一抹黑影出现在视线中。

她的眼睛顿时亮起来，挣扎着要站起，嘴里喊着：“大哥……大哥……”

少年奔上前，一把抱住她：“你醒啦？！”语气是掩饰不住的开心。

她却愣住，呆呆摸上他的脸：“大哥……你脸怎么了？”

“没事。”他一说话，扯到嘴角的伤口，“嘶”了一声。“撞到墙了。”他眨眨眼，故意逗她。

她只是抿着嘴，很明显生了气。

他一下子慌了阵脚：“真的是不小心碰到的。”讨好地掏出碎银子递到她面前，“我们有钱了，哥带你去看大夫。”

她眸光一闪，点点头，没有追问来源。

药铺坐诊的大夫看他们衣着寒酸，心生可怜，为她把脉开药，只收了药钱。

她提着药，他背着她，一路走。出了镇子，在一里外找见一间破庙，两人便在那里住了下来。傅南意找了个破罐子，洗干净给她熬药。

晚上睡觉的时候，风一吹，庙外一丝尖利的响声。他皱了皱眉，确定小楼睡熟，才轻手轻脚松开她，爬起来往外走。她许是感到寒冷，缩了缩身子。

出去便见不远处立着一道黑影，清癯修长。

他走上前，声音清冷：“我说过了，我不会跟你走。”

来人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答应过你娘要一生护你，自然不会食言。”眸光一转，“难道你要一辈子过这样的生活吗？偷人钱财，被人追打，今日若没有我，你以为你真能活命？你要是不放心傅南楼，我可以为她安排妥当。”

傅南意闭着嘴，不屑应声。

来人轻笑：“你看看她病成什么样子……她年纪那么小，每天跟着你露宿街头，吃不饱穿不暖，谁知能活多久？你以为自己是在保护她，却不知是在害她。”

“胡说！”傅南意眸色凌厉，“我不会害小楼！”

他不置可否：“你心里清楚，现在搜查你们的人还没有放弃，你带着她，被找到只是迟早的事。我不会勉强你，可是你要想好，是两个一起死，还是两个一起活。”

傅南意一愣，低下头，低低道：“舅舅，我不想离开小楼。”

一阵风过，树影婆娑。破庙门口一道小小的影子闪过。

中年男子面色一顿，沉重道：“阿意，当初要不是傅师良强掳，你娘也不会做了他的二夫人，更不会年纪轻轻便郁郁而终。我对傅师良恨之入骨，如何能收留他的女儿？你是宋家唯一的骨血，莫非真愿意守着个病秧子，做个人人喊打的偷儿，叫你娘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么？”

“舅舅，我……”他说不出。纠结半晌，终是妥协，“您容我想想。”

回到庙里，小楼还是方才的姿势，只是蜷得更厉害，牙关打颤。

第二日她的病愈发重起来。

傅南意背着她一家家药铺去求医。人家看他们衣裳褴褛，再加上小楼眼看着不



行了，都不肯收。

他求救无门，抱着她坐在街角抹眼泪。

“想好了吗？”男音响在身前。

他擦干净眼泪，抬头望他：“舅舅，你找的人会给小楼治病，好好照顾她吗？”

男子勾唇一笑，眼里深深浅浅：“当然。”

舅舅找的人家是宸州城远郊一户姓陈的猎户，当家的名叫陈荣，年近四十，他妻子不过三十，看起来却有五十还多。不过说话倒是轻声细语，应是很好相处。

傅南意跪坐在床边看小楼，为她将鬓角的碎发归置耳后。陈氏在一旁纳鞋底，不时抬眼看一看小楼，目光柔软。

他想，陈家无子，陈氏又对小楼有好感，一定能照顾好她。

不过还是不放心，虽知道小楼听不见，还是附在她耳边说：“小楼，等着我，我很快就来找你。”

她的睫毛微微颤动。

小楼醒过来的时候，陈氏高兴得不得了，给她做了满满一桌好吃的。

她目光无神，没有胃口。

陈氏也不恼，自己拿着碗一口口喂她。

她没有问傅南意去了哪里，没有问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。

陈氏心疼她：“小楼，我给你做了新衣服。”她话音又细又柔，像是在讨好。

小楼点点头，对她挤出一抹笑：“谢谢。”

陈氏眼睛都眯成一弯月牙。

只是陈荣脾气不太好，每天都拿着陈氏使唤。以往还会为生计去打猎，可自从得了照顾小楼的那笔钱，干脆就待在家里。饿了让陈氏做饭，渴了让陈氏倒水。

唯一对小楼倒是很好。跟她说话都是轻言细语，有好吃的也夹到她碗里，偶尔还会出去给她买新衣裳和头花之类女孩子喜欢的东西。

可每次陈荣一叫她，陈氏就像被针扎了一样露出疼痛不安的神情。

夜里，陈荣拉着陈氏翻云覆雨，动静很大。小楼睡在旁边用布隔出来的地方，燥得面红耳赤。

陈氏叫得很小，像在压抑自己。然后陈荣就会扯她，非要她大叫出来才肯罢手。

小楼觉得不自在，就会掏出胸口的玉，攥在手里。那是娘给她的，她和大哥一人一块。她的正面刻着一枝梅，背后是一个“楼”字。大哥的正面是兰花，背后是“意”。

她记得大哥说会回来找她，所以她再不舒服也不能走，她要等他。

可是事情渐渐不对了。

陈荣老是喜欢摸她的头，喜欢抱她。她有些洁癖，讨厌不熟悉的人碰自己。就连陈氏她也是勉强才能接受。

可寄人篱下，她又不能使性子、摆脸色。

冬天很快就来了，大雪满山。白白皑皑的雪景，是长在南方的她不曾见过的。

陈氏给她做了新衣服，粉色的袄子，头发编成两根辫子，垂在肩上。一蹦一跳，像一只小兔子。

陈荣夸她好看，摸摸她的头，说是要出去买些东西好过年。

她沉默着送走了陈荣，一转身，才发现陈氏瑟瑟发抖。

“陈姨，你怎么了？”小楼摸摸她的额头，再摸摸自己，也不烫啊。

陈氏打着颤，对她笑笑，没有说话。可是接下来一整天都显得有些心神不宁。

晚上陈荣回来，果然买了好些东西。还有两坛酒，吃饭的时候给陈氏和她都倒了满满的一杯。

“小楼还小，别给她喝了吧。”陈氏哀哀地看着陈荣，像是恳求。

陈荣瞪了她一眼：“大过年的喝点酒怎么了？再啰嗦信不信我抽你！”

她怕陈氏被打，忙端起酒杯说：“陈姨，没事，就喝一点儿。”说完仰首把一杯灌了进去，呛得直咳嗽，脸色通红。

陈氏担忧地看着她，陈荣倒是笑开了：“好，来，多喝点。”说着又给她斟了满满的一杯。

她年纪小，喝了两杯就头晕脑胀。与陈荣、陈氏说了自己不舒服，陈荣便让她先去歇着。

酒气上涌，身上燥热，她睡得迷迷糊糊。

不知过了过久，感觉有一双手在自己身上四处乱摸。她想是陈氏为她换衣服，随意哼了一声算作不满。

可那双手仍是没停下来。解开她的腰带，顺着衣裳摸了进去。

火热的手掌比她的体温高出许多，粗糙地摩挲着她细嫩的肌肤。她一惊，睡意立时全消。

猛地睁开眼睛，屋子里黑得出奇。月光照着白雪，反射在窗户上，她幽幽看清那是陈荣的脸。

身上一凉，陈荣将她的衣裳扯开丢到旁边。一双眼睛在暗夜里闪着绿光。

“陈叔！”她惊叫，慌乱地扯过被他丢在一旁的衣服，“陈叔，你醉了！我是小



楼！”

陈荣嘿嘿一笑：“我知道你是小楼，要是那个臭婊子，我才懒得理她。”口中喷洒着酒气。

她一阵恶心：“你答应哥哥照顾我，你要是伤害我，我哥不会放过你！”

陈荣埋首下来啃咬她的肌肤，含糊道：“你放心，过了今天我们就搬走，叫他们永远找不到。”狠狠咬着她脖颈，“再说了，你那好舅舅可是特地交代我要‘好好’照顾你，我怕谁！”

她心立时一凉，不停踢蹬着双腿，哭喊：“放开我！放开！”她还那么小，他怎么……

要是现在有把刀，她肯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！

听见她的哭声，他愈发来了兴致。一只手轻易钳住她的双手，一只手往下，去脱她的裤子。

感到下体的凉意，她害怕地想要闭紧双腿。可十岁的女孩子能有多少力气？

见自己的求饶哭泣根本没有用，她心中凛然。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，牙齿咬住舌头。

傅家女子绝不能给家门抹黑，她宁愿死，也不会败坏了名声。

陈荣感觉到她不反抗，以为她妥协了，便放柔了动作：“小楼你放心，今后你就是我老婆……”

她觉得恶心。

牙齿咬破舌头，很疼，她已经尝到咸涩的味道。

大哥……她终归是等不到他了。

一狠心，正要狠狠咬下去，耳边忽然一声闷哼，陈荣整个人倒在她身上。

她睁开眼，只见陈氏手里拿着棍子，表情狰狞地死死看着陈荣。

“陈姨。”她喊了一声，嗓音发哑。

陈氏似才醒过来，忙将陈荣从她身上推下去，两人手忙脚乱地把衣服穿好。她伸手到他鼻下探了探，还有气，看来陈氏没有下重手。

“快走！”陈姨攥着她，往她怀里塞了些碎银子。

“那您呢？！”小楼拉着她，“您打了他，他肯定不会放过您的！”

陈氏摇摇头，扯开她的手：“他是我男人，我没有办法……小楼，”陈氏抬头看她，眸色凄然，“要不是我想留你在身边多陪我，而是早早放你走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事了，”陈氏神色复杂，瞧着地上的陈荣，“他……他害死了蜜儿还不够，连你也不放过，我没有办法了。他要打就打，要杀就杀吧，死了也好，我下去陪我的蜜儿，求她原谅她这个没用的娘。”

陈荣忽然动了动。

“快走！”陈氏把她推出门，反身紧紧将门关上。

小楼握着手里的银子，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，转身跑开。

没走多远，身后一阵惨叫。

方才还燥热的身体现在已是冰凉如雪，身上没有力气，脑子晕乎乎的。她来了这么久，陈荣不喜欢她出去，所以她对四周的地势根本不了解，只是硬着头皮乱闯。

一路往山上，身后似乎有脚步声。追得很急，男子喘粗气的声音也越来越近。

她怕得连呼吸都快没有了。忽然脚下一绊，她“啊”了一声。

头顶一阵响，一堆雪从天而降，将她整个盖起来。

寒冷刺骨，她瑟瑟发抖。越来越冷，意识渐渐涣散。

醒来时手脚都已麻木。她简直佩服自己，竟没有一睡不起。

屏息静听，耳边唯有风声。

不知道到底过了多久，陈荣还在不在。可是……如果再继续被雪包裹着，她也活不了。

正暗自纠结，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。她的心紧了紧。

“小爷，就是这了。”男子谄媚的声音响起。

她提起的一口气总算松了松。不是陈荣就好。

“这里？”嗓音嘶哑，和大哥一样低沉。语气带着倨傲，傅家好的时候，她和大哥也是这样的。纵马踏花，闲情雅致，哪里想得到有一日会这般落魄。

“小爷放心，奴才问清楚了，有采药人在山上见过。可惜生长在壁缝中，他不敢去采。今几个咱们准备齐全，肯定能摘着，博琉璃小姐欢心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少年笑笑，忽而一顿，问道：“你可听说山野间有野兽？”

“啊！”小虫子配合地低叫一声，苦着脸，“小爷别吓唬我，奴才胆子小，禁不住。”

少年倒是肃了面容：“谁诓你了。这个时候最易有些熊瞎子，饿得慌，逮着活的就吃。”

小虫子僵笑：“奴才誓死保护小爷！”

少年轻笑一声：“等你保护，我早不知死多少回了。唉，等等，这不是个熊瞎子么，还想骗我。”

小楼心中一惊，暗道不好，可手脚僵硬，脑子虽转得快，动作却跟不上。

尖啸之声破空而来，裹着自己的雪层瞬间分崩离析，有东西狠狠打在左脸上，整个人飞了出去，落在地上直滚了几圈才停下来。



就像一块冰重重砸在地上，四肢疼得厉害，胸口翻滚。她觉得自己全身都碎了。脸上火辣辣地，嘴里尝到腥味。血一滴滴落在雪地上，嫣红，似一朵梅花初绽。

“保护主子！”小虫子吓了一跳，尖利大叫，一时间所有跟着的人都冲了上来，将她围在中间。

她先前被冻得七荤八素，现在猛地挨了那么一下，脑子更像一锅浆糊，完全失去反应。只是呆呆撑起上半身，一只手抚上脸上的伤痕，茫然地看着周围人高马大的男子。

“你是谁派来的？！”一个身量矮小的男子跳到她面前，插腰指着她问。

“我……”她张了张唇，嗓音支离破碎，句不成句。

“我看看。”少年笑道，翻身下马，马鞭有一下没一下地敲在另一只手的虎口处。靴子踩在雪上，吱嘎作响。

她循声抬起头，却见一个少年含笑朝她走来。

额前的碎发随风轻轻摆动，一双眼睛似上好的徽墨，墨黑纯正，只是里面殊无笑意，叫人无端疏离。肌肤白皙，不知是不是她的幻觉，竟比这雪还要白上几分。薄唇轻抿，仿若含着一丝笑，又似含着无谓。

少年愣了愣，蹲下身，用马鞭挑起她的下颌，看了看，偏头笑道：“倒是个小美人儿，只不知为何流落在这山上，怕不是山精鬼魅，幻化了来诱惑世人。”

她脑子一热，脱口而出：“我不是鬼魅。”

少年笑笑，凤眼微眯：“那你是谁？”

“小楼！”一声男音传来，她身子一震，拼命缩起来，一阵阵发抖。牙关咬得死紧，脸上透出青灰，比方才从雪里落出来还要难看。

感觉到她的恐惧，少年眉头一挑，转头望去。

陈荣两颊酡红，搓着手掌，有些害怕，却还是硬着头皮冲他道：“这位小爷，她是我家姑娘，刚才吃饭时被我骂了一句，一气之下跑了出来。真是对不住，惊扰小爷了。”男子面目猥琐，谄媚之态叫人作呕。

“哦？”他扬高音调，笑了笑，“既然如此，那你快把她带回去吧。我估摸着再不给她暖暖，怕是活不成了。”

“多谢小爷！多谢小爷！”男子连连道谢，抬步想要走过来。

“啊！”小楼发出一声低吼，听来竟似小兽濒死挣扎。她突然抓住他，一双眼睛充满了恐惧，“救我！求你救救我！”嗓子嘶哑，语调破碎。

少年愣了愣，忽地一笑：“我为什么要救你？”转头看了看陈荣，又回过头道，“他不是你爹么？”

她死命摇头：“他……他不是！”

陈荣一脸尴尬，嘿嘿笑道：“怕是冻伤脑子了，小爷把她交给我，我带她去看大夫。”

“你等等。”少年笑道，凤眼微眯，流光四溢。“你说是，她说不是，我如何知晓谁真谁假？”慢条斯理地敲着马鞭：“若你是骗我的，我岂不是害了这么个可怜人儿？”

“这……”陈荣为难，“小爷希望如何证明？”

少年斜睨他：“如何来问我？你有办法证明了，我让你带她走。你要是没有……”他弯了弯唇角，“那她便归我了。”

语罢，含笑睨着陈荣。

等了许久，陈荣也没想出法子。他便起身，笑道：“那便走吧！”

她一个颤栗，挣扎着站起身子，紧紧挨在他身后。

司马昱笑睨她，转身走回马边，翻身上马。她死死跟着，一步不敢落下。陈荣双眼泛红，恨恨盯着她，却不敢上前抢人，只能眼睁睁瞧着他们消失在山道间。

“真是烦。”司马昱淡淡道，“小兔子，你从哪里来？”

小楼一愣，明白过来他是在跟自己说话。咽了口唾沫，将喉间的血腥气压下去，方道：“山脚下。”

司马昱晃着马鞭：“那你知道山上哪里有七芜花？”

七芜花？

她似乎听陈姨提过，七芜花花为七色，炫彩美丽，生长在悬崖峭壁之间。传说极为难见，更加难采。若是有人能得，此花可为主人带来福气，心想事成。

虽不知是不是真的，但许多富家小姐都很喜欢，命了家中仆人来找。可难有找得到的，即便是找到了，为了摘花，死了多少人也不知道。

于是老实回答：“我听陈……听人说过，山顶上长了一株，不过山顶地势陡峭，一不小心就会滑落悬崖。”她脸上方才被鞭子伤到的地方隐隐发烫，一说话，牵扯到伤痕，痛得表情都扭曲了。

司马昱听了，淡淡一笑，没再说话。

小虫子早已打听好了路线，一行人直奔目的地。走了将近一个时辰，忽闻有人欢呼：“七芜花！”

抬首便见到峭壁缝隙中一株花迎风摇曳。花为七瓣，花色各异，根茎细弱柔软，随风而动，偏生又仿佛坚韧无比，承受着万千风雨，却始终扎根在那一处，不动分毫。

马上的少年吩咐一声，下人利索地将准备好的家伙儿都拿出来，摩拳擦掌，只待能拔得头筹。小楼疲乏，见没有人注意自己，便寻了块大石头，慢腾腾挪过去，背抵



着石块，整个人团成一团儿取暖。

摸了摸脸上的伤口，血已经凝住，指尖触到一条凸起。不知道会不会留疤……娘亲告诉她，女子要爱惜自己的容颜，若是毁了容貌，哪家儿郎肯要……

“小乞儿！”

脚上一痛，她晃了晃脑袋，一片迷蒙的雾气从眼前渐渐散去。她抬起眼，是那个身量矮小名唤“小虫子”的男子，双手抱在胸前，一只脚踩在她的脚背上。

“怎么了？”她问，嗓子干哑得很。

小虫子指了指不远处，收回脚：“主子叫你呢，装什么死。”

她茫然地朝少年看去，他正踩在一块大石头上，对她点点头，指着壁缝中的七菟花：“那里有一条小道可以爬到顶上，可是我们这里都是男子，身量高，通不过去。你去给我摘来。”他说得十分随意，仿佛只是对她说“去院子里给我采一朵花”，丝毫没有危险似的。

她呆呆望着那条狭小的通道，再打量周围的人，目光一转，定在小虫子身上，低哑道：“他不是也可以么？”

“你！”小虫子正想打骂，又闻司马昱笑道，“他是我家下人，从小跟在我身边，情分自然不一样。这地势不好，随时可能掉下去失了性命，自然你才是最佳人选。”

她眨眨眼：“我不去。”她的性命难道就不是性命么？

对于她来说，这世上再没有比自己更贵重的东西。

司马昱也不恼，闻言举起手中马鞭，翻转着把玩，淡淡道：“不去也行，既然不能为我所用，留在身边亦是无益。来人，把她送去给她爹。”

“你……”她的小姐脾性刚冲上来，瞥见周围人全是一副看好戏的神情，又硬生生压了下去。冷眼瞧着万丈悬崖，心中暗忖，掉下去，也不过就是个粉身碎骨。若是落到陈荣手中，只怕生不如死。

咬咬牙，撑着石块站起来。双腿僵得厉害，起到一半，手一滑，又跌坐下去。

司马昱面上浮起些微不耐。

她左手一用力，硬生生将指甲掐进肉里，精神立时好了许多。这次站了起来，走到通道边，整个过程没有看司马昱一眼。手攀上石壁，抓住上面凸起的地方，用手臂的力量将自己提上去。

幸而她年纪小，又瘦，爬上去并不算困难。身子紧贴石壁，风一吹，头顶上的碎石子和细沙落下来，她及时闭上眼，可还是防不住有一些落进眼睛里。

疼得厉害，又不能抽手去揉。

“快点！”下方传来几声呼喝，她使劲眨了眨眼，泛出些泪水，将沙子冲出去。眼睛酸涩，鼻子像是被人捏住，喘不了气，胸口又胀又酸。

过了不知多久，总算爬到崖顶。动了动僵痛的手脚，慢慢伏在崖边，探出半个身子，伸手去勾七芫花。她手短，始终差了那么一截，不自觉地就往前探出去，身子凌空的部分越来越多。

下面的人都屏息着，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她。

手在空中挥了许久，终是没有办法抓到。她手攀住崖边，头晕眼花。模糊之间又分明看清了那个站在大石之上的少年，仰着精致的脸，冲着她，微微地挑了挑眉角。

似乎还能听见从鼻间哼出的不屑，像夹杂着冰雪的寒风，从头冷到脚。

小楼咬牙，大力往前倾出，指尖触到花茎的瞬间大力握住，攀着崖沿的手用力一撑，整个人因惯力朝后翻去，重重砸在地上。脑袋里混沌一片，耳边灌进一阵夹杂着风声的欢呼。

她摇了摇头，撑起身子，端详手上的七芫花。花瓣仍是好的，可惜花茎被捏烂了，恹恹的。将七芫花塞进衣裳里，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准备原路返回。

按照上来时候的路，一手一脚。

她眼前却是越来越花。

“呿……”

隐隐一声，左脚落空，连尖叫都没有力气喊出来。人朝后倒去，风声在耳边呼呼，鬓发飞舞。

她半眯着眼，愣愣望着悬崖，心神恍惚。

模糊间劈空之音响起，有什么细而柔软的东西裹住她的身子，紧紧勒住。那东西似乎嵌进皮肤里，将她拉往一个方向。随后她眼前一黑，完全失去了意识。



第二章

阆苑瑶台风露秋

他身上有微薄的酒气，带着寒夜的沁凉，若有似无地落在她脸上。

这才注意到他两颊微有红晕，一双黑葡萄似的眼睛愈发亮得出奇。她怔怔，竟将手伸了出去。

等清醒过来，已不知过了多久。

小楼睁眼看着素色的帐顶，身下是硬硬的床板，垫了一层粗布，还是冰冷的。身上盖的被子倒是厚实，但许是有些潮，闷闷的味道一直在鼻尖打转。

屋子很小，什么多余的摆设都没有。门窗紧闭，微弱的光亮透过薄纸窗户照进来，才能让人看清楚一些。

是晚上了。

肚子咕噜一声响，她揉了揉，掀开被子。

身上的衣裳已经换过，宽宽大大，并不合身。低头瞧着床边，不见鞋子，想来是被扔了。她并不在意，光着双脚踩地，冰凉的触感蛇一样爬了上来。站了片刻，适应过后缓缓走向门边，拉开一条缝。

入眼是一株梨树，光秃秃地立在院子边角。四下寂静，唯有风声徐徐。

目光一转，瞧见月光洒在院子中央，像铺了一层银纱，美丽非常。

她一时看呆了，几步走过去，站在月光之下。那光亮堂，但一丝温度都没有。她